





第一九一冊

四庫全書

111111 111111 111111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九經誤字	九經問補	十三經義疑	九經古義	經稗
------	------	-------	------	----

清顧炎武撰……………一	清毛奇齡撰……………七	清吳浩撰……………二五一	清惠棟撰……………三五九	清鄭方坤撰……………五〇三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九經誤字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施朝幹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_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_臣薩龍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九經誤字

五經總義類

提要

_臣等謹案九經誤字一卷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以明國子監所刊諸經字多譌脫而坊刻之誤又甚於監本乃考石經及諸舊刻作為此書其中所摘監本坊本之誤諸經尚不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提要

過一二字惟儀禮脫誤此諸經尤甚如士昏禮視諸衿鞶下脫壻之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十四字鄉射禮各以其物獲下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燕禮享於門外東方下脫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饋食禮長皆答拜下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振之三下脫以授尸坐取草興七字其一兩字之脫尚十九處皆顧炎武此書校明今本得

以補正則於典籍不為無功矣惟所引石經
子朝奔郊四字字體與唐不類考左傳昭公
二十二年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注云京
楚子朝所在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
尹注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則子朝無奔郊之
事此四字為王免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復
采之未免泥古之過然不以一音掩也乾隆
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二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崑山顧炎武撰

今天下九經之本以國子監所刻者為據而其中謬
脫寔多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既不列於學官
其學殆廢而儀禮則更無他本可繼其謬脫尤甚於
諸經若士子各專一經而下邑窮儒不能皆得監本
止習書肆流傳之本則又往往異於監本無怪乎經
術之不通人材之日下也已余至關中見唐石壁九
經復得舊時摹本讀之雖不無踳駁而有足以正今
監本之誤者列之以告後學亦庶乎離經之一助云
東吳顧炎武

易

匪其彭死咎明辨哲也

石經哲字從折從日與詩明星
哲之皆非

誤從折作書

書

東也止會于匪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爲匪非視

乃厥祖石經監本同殷德匪常石經監本同按唐柳

今本作則惟汝衆自作弗靖石經監本同師逾孟

津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明作哲曰哲時煥若石經

與斷同下當從日從口非無偏無陂本作無陂唐明

宣和六年復爲顯今尚仍唐作陂然呂氏春秋引此正

作顯而下文有人用側顯解之語況以古音求之作顯

爲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石經監本同度作刑

以詰四方石經監本同釋文詰起一反今本作詰誤

欽定四庫全書劉三吾書傳會選大抵與石經文同惟大金多同今本

詩何彼穠矣穠和容反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從禾今本作禾者非羊牛下括與上

求爾新特石經監本同箋云求汝新外成不以富石

監本同箋云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宋蘇

氏曰成當依論語作誠今本竟誤作誠非家伯維

宰石經監本同鄭康成周禮注引如彼泉流石經監

本亦作維宰今本作冢宰非常作冢音氏病也唐人避太

宗諱凡字從民者皆省而爲氏今人書爲爲猶其遺

法也唐來參五經文字態字下云緣廟諱偏旁譌式者

從氏凡從魯之類皆從氏又珣字下云與中反禮記作

氏則誤不皇朝矣石經監本同既右饗之石經監本同

篤于周祐石經監本同既右饗之石經監本同

降子卿士石經監本同箋云下子之卿士今本作降于非

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與石經文同亂離瘼矣

爰其適歸古本並作爰左氏宣十二年傳引此亦作

爰杜注爰於也言禍亂憂滿於何所歸乎朱子依家

語改作奚今本皆作奚雖此二傳其作不獲節等

作正云正長也石經同朱子依毛傳作

禮記禮記欽定四庫全書禮記九經誤字

檀弓下使子貢問之監本注疏王制用地小大監本

小曾子問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監本弗禮運所以

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監本八下

玉藻入太廟說笏非古也監本古參分帶下紳居

居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監本參下多一於字

已上並當依石經

周禮

考工記弓人非弓之利也監本脫也字 角不勝幹幹不勝

筋謂之不參均監本脫不字 其次角有濟而疏監本脫角字

已上並當依石經

儀禮

士昏禮婦說服于室御受監本脫作授 視諸衿鞶下墻之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緦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十四字 鄉飲酒禮司

正升立于序端監本序作席 則使人授俎如賓禮監本授作受

介俎脊脅肫胙肺監本肫作肺 鄉射禮改取一个挾之

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下有以耦二字 與進

者相左相揖退反位監本脫退字 賓與大夫反坐奠于其所

興監本脫生字 各以其物獲下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 監

燕禮太師告于樂正曰監本脫于字 主人拜送監本送作

受 亨于門外東方下其牲狗也四字 監 大射儀第

七監本脫儀字 主人洗觚升監本觚作酌 上射降三等監本三作

二 上射於左監本於作與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

監本此 司射作射如初監本作射作揖 北面告于公監本

脫告 司射遂袒監本脫遂字 僕人師洗升實監本實作賓

司馬師受虛爵監本脫爵字 公答拜賓反位監本脫賓字

聘禮賓避不答拜監本賓作客 尚攬坐啐監本禮作酒

觀禮坐奠圭監本圭作圭 天子乘龍戴大旂監本旂作飾 喪

服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監本脫也字 不滿八歲以下皆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為無服之殤監本脫殤字 壻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監本緦下多一

也 士喪禮即位于西階下東面監本于作如 哀子某來

日某卜葬其父某父監本來日下脫某字 若不從卜宅如初儀

監本宅 既夕禮衆主人東即位監本脫主字 士虞禮草

巾在其東監本巾作布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監本復字 尸

即席坐唯主人不哭監本唯作惟 尸受振祭監本受作授 特

牲饋食禮立于門外東方南面監本方作房 佐食啟會卻

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監本脫戶字 洗獻衆兄弟如衆

賓傲監本脫 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監本脫 長皆答

拜下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 舉觶者洗

各酌于其尊監本尊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監本外

少牢饋食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監本薦 振之

三下以授尸坐取簋與七字 尸受同祭于豆祭監本

同祭作 賓戶西北面拜送爵監本 有司徹匕皆加

于鼎東枋監本枋 賓亦覆手以受監本受 立

于主人席北西面監本 遂飲卒爵執爵以興監本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儀字 六

宰夫執薦以從監本薦 受三獻爵酌以醋之監本

賓戶西北面答拜爵上監本

左傳

宣十五年爾用而先人之治命監本脫 昭二十年古

若無死監本作 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子

朝奔郊四字 哀十六年沈諸梁兼二事監本脫

已上並當 依石經

公羊傳

桓十五年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矣監本則存下

莊七年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監本脫

九年其言取之何監本脫 二十七年通季子之私行

也監本通下 二十八年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

禾監本作 僖元年貶必於其重者監本脫 二十年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監本災 二十一年吾不從子

之言以至乎此監本作 文十三年周公用白牡監本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儀字 七

十四年淫乎子叔姬監本乎 成十六年成公

將會晉厲公監本脫 襄二十七年子苟欲納我監本

字 二十九年僚惡得為君乎監本惡 昭二十一年

春王三月監本作 二十五年終弑之而敗焉監本脫

定二年主災者兩觀監本主

已上並當 依石經

殺梁傳

隱元年珠玉曰舍監本珠 四年與于弑公故貶之也

監本脫 八年日入惡入者也監本惡下 而祭泰山

之邑也監本脫 桓九年則是放命也監本放 莊二

年為之主者卒之也監本脫 六年春王三月監本作二月

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鄭監本脫宋公衛侯四

字 十九年其遠之何也監本脫 僖十年吾若此而

入自明則驪姬必死監本明下更 文五年昭以早而

含以晚監本作 八年不至復監本復上 宣七年來

盟者前定也監本脫 九年楚子伐鄭監本作人 公孫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監本脫 成十三年遂會晉侯

齊侯宋公監本脫齊 十六年存意公亦存焉監本馬

襄二年六月庚辰監本辰 十八年非大而足同與

昭元年三月取鄆監本作二月 四年為齊討也

五年以地來也監本地上 八年弟兄不得

以屬通監本作兄弟 不與楚滅閔之也監本作閔公 十一年

一事注乎志監本注 定元年此大夫監本比下 四

年一事而再會監本作後 哀元年子不志三月卜郊

監本志

已上並當

凡監本有筆誤顯然易見者不錄其與石經異文而兩通者亦不錄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九

九經誤字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問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經問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案經問十八卷經問補三卷

國朝毛奇齡說經之語其門人錄之成編皆一

問一答故題曰經問其後三卷則其子遠宗

所補錄也其中如論褚師聲子不解韜論肅

容肅捐肅拜三者之分論婦人不稱歛衽論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稽首頓首之誤用論杜預注邱甲之非論儀

禮出二戴禮記不出二戴論甘盤不遜于荒

野論姓分為氏氏分為族論以字為氏不必

定用王父論兄弟不相為後破汪琬以弟後

兄之說以史記諸侯年表正趙世家記屠岸

賈之訛謂衛宣公無烝夷姜事謂孟子記齊

楚伐宋時宋猶未滅滕謂春秋桓公多闕文

論公行子有子之喪論微子微仲論鄭康成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桑英

誤注劉說為雷同論孔子非攝相論孔子適

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論畏厭溺論魯鼓薛鼓

非無詞論媒氏禁遺奠嫁殯論子文三仕三

已論未牲載書皆證佐分明可稱精核至其

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

指名而攻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

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

齒錄其傲睨可云已甚李榕作序目稱仁和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二

汪祭酒嘗答人書謂西河論經終不見有紂

理似乎鄭康成杜預孔穎達賈公彥輩皆有

羸有紂而西河隨問隨答無是焉其推抱甚

至而其以辨才求勝務取給一時不肯平心

以度理亦于是見之可謂皮裏陽秋矣然以

禹鄭之淹通濟以蘇張之口舌實足使老師

宿儒變色失步固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乾

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卷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彭軫

西東來昌人

問左傳哀二十五年衛出公輒作

靈臺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輓而登席公

怒杜預註曰古者見君必解輓輒嘗疑其說執以問

人人無有知者夫解輓輓事也豈有見君而解輓以

為禮者況曰必解輓則直定典矣此何所據而云然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此事舊嘗問之經師經師亦不解後先仲氏略道其概

大抵古無椅制布席而坐

宋南渡後毛晃謂始有坐椅床凳諸字前此字書與行

文俱無而坐當親地惟恐屨來汚席故坐必脫屨如曲禮

云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此言入室之

禮謂入室必脫屨戶外因入室必坐坐必設席當戶內

也又云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此言升堂之禮謂升

堂堂坐則脫屨于堂下而登席否則即着屨上堂以坐

則脫屨不坐即不脫屨也禮飲亦然凡禮飲則君臣賓

主無不脫屨不止臣見君而已故鄉飲酒禮賓主皆降

脫屨而後登席此皆脫屨之有明証者但脫屨非解輓

也惟至燕飲則君但脫屨而臣必解輓記曰燕則有跣

跣者解輓也蓋禮飲不過三爵油油而退即坐而取屨

而燕飲必盡歡盡歡則必解輓其曰見君必解輓者非

謂見君之禮皆然也以燕飲時則見君而必有然也

此承傳文之飲酒言也此即記之所謂燕則跣也跣解

輓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然則漢張釋之傳帝召王生居廷中王生以襪解命

釋之結襪得母王生見帝先已解襪故命釋之重結

之此即見君解襪之意與

曰是不然王生召見非燕飲何得解襪且襪解與解襪

不同傳稱文王無結襪之士而呂覽云文王繫墮左右

莫肯繫謂文王出遊無故繫解左右賢士以為繫襪本

賤者之役故莫肯來繫此與廷尉為王生結襪事正相

反然其曰襪解猶之繫墮謂其襪繫無故自解非有為

解之者也是以哀帝紀云帝賜中山王食後飽而起下襪繫解亦謂中山食畢襪繫自解加一繫字尤為分明夫帝賜食而不賜燕則襪繫自解猶曰非禮況但召見而可解襪乎

但據先生教言古坐必脫屨非為行立言也入室始脫屨則在堂上必不當脫屨也乃漢蕭何傳何賜屨上殿則凡屨不得上殿矣殿廷非室上殿不必坐而凡屨皆不得上則與坐必脫屨入室始脫屨之說又欽定四庫全書

復有異此古制與抑亦漢法如是也

古制漢法俱無明文即堂室席屨行立坐起種種亦何曾有儀註影響可以稱說但云坐必脫屨此亦不過就曲禮退坐取屨與夫跪而遷屨坐而納屨諸文細為推討則自似脫屨之儀非行立所宜有故少儀又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士虞禮曰尸坐不脫屨亦以升壇入廟趨踰登降無事去屨故禮註曰朝祭不跣以朝與祭時則並不當有坐理也乃考之漢後則大不然不惟行

立皆跣即朝祭亦跣蕭何與操莽俱不脫劍履上殿而其餘則否延至六朝凡郊與廟帝皆脫烏升壇脫烏上殿即唐時開寶通禮凡太廟祫禘帝必去烏而後入甚至朝士詣三公至閣下脫履過閣又着履而尚書丞郎詣令與僕射尚書並然則是漢魏六朝以至于唐並朝祭脫屨或謂坐席親地革于唐未然亦無明文此與古者朝祭不跣之制正相抵牾不止蕭何一賜履見漢制也且脫屨解襪古以明歡並非著敬謹之禮而後并移之朝祭劉宋有冬月不解襪之令而梁天監中尚書參議謂跣襪之制起于燕坐今朝祭並然則清廟崇嚴亦宜跣襪是歡燕跣襪竟一變而為朝廟崇嚴之節誠不知其制起于何時此并非出公藉圓之飲所得援引為故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若然則朝祭之跣起于後代劇不足據但軀曾客淮聞淮客有論采菽之詩者謂采菽以諸侯而朝天子乃其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夫周制邪幅即漢後之行膝也偁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則已無襪

矣又左傳臧哀伯云衮冕黼珽帶裳幅舄皆朝會之服而但言幅舄並不及襪蓋後之行膝以絨足者皆有襪以蒙其上者也經傳之所謂幅則皆無襪以蒙其上者也惟無襪以蒙其上故祇見幅亦惟有幅以蔽其下故可去襪則是古凡朝祭並無不却襪而見幅者得毋三古之制原自如此故漢魏以後尚存遺意而逮今而併失之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

曰是又不然向使幅外原有襪而仍露幅以朝見則制

襪何用朝見既露幅則並不當有著襪之時又安用去襪此皆理之無可通者古者幅舄履襪各有其制或解或著各不相掩大抵蒂在股下而過于膝一名為蔽膝是也故曰赤蒂在股言在膝之上股之間也幅即邪幅在膝下而邪纏之以周于足禮註所謂偏束其脛由足至膝是也故曰在下言在膝下也若夫襪則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藉足屨者故一名曰韎釋名曰襪者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曰絺絺足者也則是古之為襪

祇以蓋足非如今之長廣可蓋膝者其制窄而淺一如

履然

襪止蓋足與今制不同故古樂府華山儀有吞襪事

蓋襪者筏也履曰舟襪

曰筏其形同也是以跣義有三一脫屨則猶有襪也一解襪則猶有幅也一徒跣則并幅去之也跣例亦有三凡坐而脫屨則襪尚存也燕飲而解襪則幅尚存也至于喪者徒跣待罪者徒跣則幅亦并不存也然則幅存襪解幅不加顯幅襪並着幅亦不加晦不得謂邪幅之見由于無襪以此為朝廟解襪之証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六

然而又有疑者男襪與女襪一也今女襪長廣但蓋臍肚而並不蓋足則與筏異矣且何以知襪之同于履也

則以履襪一類男女一製今之女襪並非古法且亦不知為何名子謂履可同于襪者禮註單下曰履復下曰舄而宋儒作周禮訂義有曰單着者為履復着者為舄則服履于舄之內非即襪乎襪可同于履者曹植洛神賦曰羅襪生塵而解之者謂步波而如踐地一如履之

親地而底有埃者則襪非履乎且如今之女襪而可以親地乎是以男子着襪惟見有幅女子着幅惟見有襪內則于子事父母則曰偏屨着褊但言偏幅而不及襪于婦事舅姑則曰衿纓褊屨但言衿纓而不及褊遂致宋人作禮書者直曰婦人不用褊而世之妄解者并據作男子却襪婦人去褊以為尊前承歡之証則直是獠獠之俗徒跣奉堂大無禮矣古文叙事原有詳略或纓或褊不礙互舉况男無裙綌但見邪幅而女則紳纓緯繞而不之見見褊則及不見褊則不及並無他義不然男婦一也男子有行膝而女反去緘而却纓可乎

然謂燕坐脫屨不並解襪是矣至謂燕飲解襪不並解褊幅則似不然當出公怒聲子時聲子之謝詞有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散之是以不敢此謂其足有創恐一解褊幅將必致見創而生穢惡故不敢也則似一解襪而褊已去矣若其幅尚存則創且不見何散之有

是又不然夫世無徒跣可行禮者予前謂居喪待罪始有徒跣此非妄語彼聲子之不解襪非無幅也以幅不足也其幅不至足者以疾也非恒例也

沈玉亮

字瑞

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夫袒裼裸裎見于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裼屬敬事固已奇矣至鄭康成註則又曰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即俗所云至親無文者則袒裼有何文飾經與註俱不可解

舊亦疑此禮且鄭註父黨無容語亦出玉藻文禮指袒裼為敬鄭氏又指袒裼為容飾原無可解但讀書貴通達有但讀彼書而此書已豁然者往讀樂記云周旋褊褊禮之文也又讀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夫裼亦何與于文飾而諄諄言之乃玉藻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然後知此所為裼謂裼衣裼裘使美見于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裼褊褊截然不同且其以為文又以為敬者孔疏又云父母之所以質為敬臣

之事君以文為敬故又曰襲裘不入公門則是袒裼見美本為文飾而即以之為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蓋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裼者事父母之情也經文鄭註俱非無義也

然何以同一袒裼而一以為褻一以為敬

予亦嘗疑之但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微子世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九

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即爾雅所云脫衣見體荀子所謂露亶詩註所謂露體為禮者不必皆敬事也雖曰肉袒割牲亦敬之一節然與臣敬君子敬父母全無與也

若加衣之袒裼則有袒錦如衛風衣錦綈衣裳錦綈裳絢者單也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于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袒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緇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于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裼之而美見襲則掩之而美

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此即禮註所

云袒而有衣曰裼者則是去衣之袒裼為褻加衣之袒裼為敬明有分別特是加衣之敬近乎文飾但可事君而不可行之于父子之間故事父無容必遇有他敬事始裼之餘則否其所云他敬事雖禮無明文然家庭之間保無禮節當文飾者此皆不可知之事也若朱元晦謂敬事如習射之類此總誤認加衣為去衣故憑臆作此言夫習射非敬事且父母之側亦不當習射即或非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十

習射而無故而脫衣袒膊一如習射之為狀亦必非事父母之節況脫衣袒膊除習射外亦復有何等事與習射類者而曰類請一思之

姜兆熊

會稽人係粵桐音先生之子康熙癸酉舉人

問曲禮坐而遷之少

儀授立不坐坐字俱是跪字古跪坐無二儀亦無二字凡坐儀並無有以尻着席者大抵兩膝著地而直身曰跪兩膝著地而以尻着兩足踵即謂之坐故小雅不遑起居詩傳作跪居謂挺身為跪莫身為居是